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
第三十回 杜少牧悟徹青樓 平公一歸結新茶花

話說杜少牧這人，青年巨闊，雅負癡情，平日揮金如土，一意要在青樓中覓一知心紅粉，因羨慕杜牧之為人，恰好自己又姓杜，所以號叫少牧。也是天不負人，果然覓到一個林翠寶，嬌癡可愛，是一流人，便彼此深情契合。哪知姐兒愛的是俏，鴛兒愛的是鈔。那個大腳虔婆，原曉得什麼東西，只要見錢眼開，有錢便當作親爺，無錢便視同仇寇。杜少牧初時有錢有勢，好不體面，一進門來，你也杜大少，我也杜大少，異樣奉承。到得後來，手中漸漸的窘乏了，身上漸漸的藍縷了。家當既經花完，卻又欠了許多債，偶然走到堂子裡，都是理不理的，一轉背便傾茶腳弄筇帚的魔倒。不但鴛兒如是，便是畫中愛寵也未免琵琶別抱，弄得他無可投足，只得枯坐家中，又被債主逼得慌，惡言惡語的催索，就是鄰居親友，都道他是個敗家浪子，背後指指搨搨的，有的說是祖宗無德，有的說是父兄失教，從前少牧所得的千里駒小神童等名譽，早已划除淨盡，便是受過他好處的，也都泛眼，若不相識。正是：只有錦上添花，誰肯雪中送炭。少牧睹此情形，好不傷心落淚。心想我不過少於幾個錢，便就要看我不起，想我在嫖場上也有好幾年了，從前有錢的時候，人家何等奉承我，何曾有人來箴規一句。此刻沒有錢了，卻都假裝著道學面孔，來教訓我，可見得你們都是一腔勢利，何嘗是真心為我呢？我如今要恢復名譽，惟有絕是青樓，努力掙些家產起來，只要攤了厚貲，不怕他們不來奉承，這也是他無可如何的計劃。果然少牧從此巴圖上進，雖是世故人情，漸漸通徹，只是性靈的事，漸漸遠了，而且債負過巨，一時恢復不來，常時的憂憂不得志。一日聽見慶如釋放了，便想趕來一見，不道做了一個交臂相失，只得快快而回。走到四馬路左近，只見迎面走來一人，高聲喚道：「少牧好久不見。」少牧看時，原來就是平公一，喜道：「你幾時回來的？幸遇，幸遇！」

公一道：「我昨日才到，因慶如的事，特來探得實信。」少牧道：

「慶如已經遠逐他方了，我們何不到醒夢樓，淪茗清談，暢敘契闊。」公一道：「甚好！」兩人走上樓來，揀一座頭坐下，公一道：「我到海參威一走，不料上海諸舊友竟風流雲散，今日剩我兩個豈不可歎？」慶如的事，尤其變幻。」少牧歎道：「公一青樓翠館為陷人坑阱，古人真不欺我。想我們幾個人大都賦奇閒情，詩吟本事，風流跌宕，自謂快心，豈知今日之下淒涼若是，還是慶如閱歷花叢得了一個傾城知己，生死不渝，然而所歷的苦，可為加倍報酬，其餘除足下蕭然物外，不沾不滯外，如陳元威之悼亡，孫求齊之落魄，平季留之陷獄，均經歷無窮波浪。」

即鬚子青貝君實等亦離合不常，最可慨者，如我少牧一縷柔情，竟被惡罡風吹散，今日金盡交衰，美人何處？尤為不事中之至不幸者。回首當年，笙歌宛在，真繁華一夢也。」公一道：「你也不必慨歎，據我看來，這原是古今常有之事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當既散之後，追想未散之時，何等熱鬧，自然要起昔是今非之感。其實這個公例，原不能免的，只要我心不為所動，或雖動而一出於至性至情，則當時行之，既覺心閒意適，事後傳之，亦覺可泣可歌。千秋之後，自有定評。自然有真性情者，雖其舉動稍出範圍，猶較假談仁義道德者，高出萬倍。我看項慶如同武林林一樁事跡，倒是必傳的，我前日在海參威，看見一部書，叫做《新茶花》就編的是他兩人的事。我大略看了一遍，也還不失我們的真面目，讓他們去傳罷。」說時便從袖中取出書來，少牧接過，隨手翻閱，忽然問道：「這書既名新茶花，林林又自號茶花第二樓，你看究竟東西兩茶花那一個好？」公一道：「馬克雖好，我還嫌他決絕亞猛一層，並不是十分不得了的事情。或者還可婉曲周旋，何必遽爾絕情呢？至於林林，卻是除此一著，實在無可解免。據我看來，還是武林林為優。」少牧大笑道：「說得好公平。」公一道：「我叫平公一，原是議論公平的意思，就將這一段公平議論作為《新茶花》的結果，豈不是好。」